

醉醒石

(明)东鲁古狂生 著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醉醒石/(明)东鲁古狂生编著 石点头/(明)天然痴叟编著

北京:华夏出版社,1995.7

ISBN 7-5080-0777-8

I. 醉… II. ①东… ②天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中国—明代

IV. I 24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12456 号

插图 金维久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民族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2.25印张 374千字

1995年7月北京第1版 1997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 21001—26000册

定价:18.50元

目 录

第 一 回	救穷途名显当官	申冤狱庆流奕世	(1)
第 二 回	恃孤忠乘危血战	仗侠孝结友除凶	(9)
第 三 回	假淑女忆夫失节	兽同袍冒姓诓妻	(19)
第 四 回	秉松筠烈女流芳	图丽质痴儿受祸	(29)
第 五 回	矢热血世勋报国	全孤祀烈妇捐躯	(37)
第 六 回	高才生傲世失原形	义气友念孤分半俸	(48)
第 七 回	失燕翼作法于贪	堕箕裘不肖惟后	(57)
第 八 回	假虎威古玩流殃	奋鹰击书生仗义	(66)
第 九 回	逞小忿毒谋双命	思淫占祸起一时	(79)
第 十 回	济穷途侠士捐金	重报施贤绅取义	(87)
第 十 一 回	惟内惟货两存私	削禄削年双结证	(99)
第 十 二 回	狂和尚妄思大宝	愚术士空设逆谋	(107)
第 十 三 回	穆琼姐错认有情郎	董文甫枉做负恩鬼	(117)
第 十 四 回	等不得重新羞墓	穷不了连掇巍科	(128)
第 十 五 回	王锦衣衅起园亭	谢夫人智屈权贵	(138)

第一回

救穷途名显当官 申冤狱庆流奕世

《画堂春》^①：

从来惟善感天知，况是理枉扶危。人神相敬依，逸豫无期。

积书未必能读，积金未必能肥；不如积德与孙枝，富贵何疑。

《易传》曰：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”此言祸福惟人自召，非天之有私厚薄也。然积善莫大于阴，积不善亦莫大于阴。故阴鹭^②之庆最长，阴毒之报最酷。至于刑狱一事，关系尤重。存心平恕，则死者可生；用意刻深，则生者立死。况受赇斃法^③，故意陷人；人命至重，何可以供我喜怒，恣我鱼肉也！古语有云：当权若不行方便，如入宝山空手回。士大夫事权在握，而不辨雪冤狱，矜恤无辜，不深负上天好生之心乎？

汉之时，有于公者，为狱吏，持法公平，能明孝妇之冤。尝自高大其门道：“吾子孙必有显者。”后子定国，果为廷尉，如其言。唐之时，有何比干者，与徐有功、来俊臣、侯思止同为刑官。比干宽恕，多所平反。时人为之语道：“遇来、侯必死，过徐、何必生。”一日，有老姬过其门，持筹九十余枚，与比干道：“君有阴德，子孙为公卿郡守，佩印绶者，当如此筹。”后果累世通显。宋之时，有张庆者，为狱官，扫除狱舍，必使洁净；饮食狱囚，不至饥寒；有病者，医药之无少缺。虽未能申冤理枉，而子孙亦登科第之报。至若周兴、吉顼之徒，钳网为号，罗织成经，倾陷平民，流毒缙绅^④，终至身首异处，妻子宗族并受斩戮，其视善人之报为何如哉！因缀俚言，聊以志感：

丹笔无轻下，苍黔^⑤系死生。

① 《画堂春》——曲牌名。

② 阴鹭(zhì, 音治)——阴德。

③ 受赇(qiú, 音求)斃(wěi, 音伟)法——受贿枉法。

④ 缙绅(jìn shēn, 音进身)——即“绅”。旧时官宦的装束。此处代称官宦。

⑤ 苍黔——百姓。

稍忘矜恤意，便就鼎铛^①烹。
 所贵宽仁吏，奉法持公平。
 不望桃生^②，奚堪鬼泣庭。
 皇帝犹清问，廷评可恣情？
 扫墓近屠伯^③，索瓮请周兴^④。
 何如于定国，高门世所荣。
 报施应不爽，敢用告司刑。

已前所说，还是事权在己，出入由心，即能雪冤申枉，犹非难事。今且说一个官卑职小，既无事权，又不爱钱沽誉，乃能明冤枉，出系囚，岂不是个极难的事么？

嘉靖年间，有一人姓姚名一祥，乃松江上海县人。少而无父，家事亦饶裕，为人倜傥不羁，轻财尚义。曾习举子业，能诗文，考几次童生^⑤，时数不遇，不得入学，乡里之间，未免有诮笑他的光景，他亦怡然受之，不在心上。但其母守寡育孤，一心指望他以功名显。乃收拾家中积蓄的东西，约有四五百金，教他往南京纳监^⑥。

一祥奉母之命，别了妻子，带了两个仆人，即便起程。南京古称金陵，又号秣陵，龙蟠虎踞，帝王一大都会。自东晋渡江以来，宋、齐、梁、陈，皆建都于此。其后又有南唐李昪、李煜建都，故其壮丽繁华，为东南之冠。王介甫^⑦《金陵怀古》词可证：

《桂枝香》：

登临送目，正故国晚秋，天气初肃。潇洒澄江如练，翠峰如簇。
 征帆去棹残阳里，背西风酒旗斜矗。彩舟云淡，星河露起，画图难足。

① 鼎铛——古代烹任器。

② (lǚ, 音吕)——谷物不待种而生。亦作“稻”、“旅”。

③ 扫墓近屠伯——屠伯，屠夫。喻酷吏。扫墓，扫劫坟墓，挖坟。

④ 索瓮请周兴——周兴，唐武则天时刑律官，陷害数千人。后被告谋反，放逐岭南，死于途中。索瓮，佞臣来俊臣曾以周兴本人提倡瓮贮犯人蒸烤的酷刑唬其认罪。

⑤ 童生——秀才。

⑥ 纳监——买官。

⑦ 王介甫——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、思想家王安石，字介甫。

念自昔豪华竞逐，恨门外楼头，悲恨相续。千古凭高，对此，慢嗟荣辱。六朝旧事随流水，但寒烟衰草凝绿。至今商女，时时尚唱，《后庭》^①遗曲。

及至明朝太祖皇帝，更恢拓区宇，建立宫殿，百府千衙，三衢九陌。奇技淫巧之物，衣冠礼乐之流，艳妓变童^②，九流术士，无不云屯鳞集。真是说不尽的繁华，享不穷的快乐。虽迁都北京，未免宫殿倾颓，然而山川如故，景物犹昨，自与别省郡邑不同。

一祥行至城中，悦目赏心。心下自忖道：“起文纳监，便要坐监，不得快意游玩，不如寻个下处游玩几日，再作区处。”遂同二仆到秦淮河桃叶渡口，寻了一所河房住下。南京下处，河房最贵，亦最精。西首便是贡院^③，对河便是子^④。故此风流 爽之士，情愿多出银子租它。

一样歇息了一日，次日便出游玩，一连耍子了两三日，忽然过了武功坊，踱过了桥，步到 子里去，但见：

红楼疑岫，翠馆凌云。曲槛雕栏，植无数奇花异卉；幽房邃室，列几般宝瑟瑶笙。呕哑之声绕梁，氤氲之气扑鼻。玉姿花貌，人人是洞府仙姝；书案诗筒，个个像文林学士。不愁明月尽，原名不夜之天；剩有粉香来，夙号迷魂之地。做不尽风流榜样，赚多少年少英才。

一祥向来无有宿娼之意，但一入其门，见此光景，也觉有些心动。况 子里的旧话道：只怕你乖而不来，不怕你来而使乖。故此再没有闯寡门的。便极吝啬，也须歇几夜，破费数十金，方得出门。又且有一班帮闲子弟撺掇起来，冷凑趣，热奉承，纵有老成识见，一时也难白走出来。一祥又是风流洒落，不惜钱财的，一时间便看上了两个妮子，大扯手作用将起来。那有一个不奉承他？过了几日，竟叫仆人把行李都搬到 中住了。 中，凡嫖客的管家，却有粗使的梅香来陪睡的。故此两仆人，也落得快活，把正经事不提起了。

姚君把争名夺利之心，变作惜玉怜香之意。这些纳监肥资，都做缠头花费。不多时，也自消耗了一半。算来纳监不成，不如纵心行乐。况有帮闲之

① 《后庭》——《后庭花》，唐教坊曲名。本名《玉树后庭花》，南朝陈后主制曲。

② 变(luán,音滦)童——美少年。

③ 贡院——科举考试乡试、会试的场所。

④ (yuàn,音院)子——，行院。此指妓院。

人，日夜和哄，吹弹歌舞，六博^①投壶^②，不由不醉卧其中，撒漫使用。囊中之物，看看消索了。

一日，帮闲辈请他到雨花台游赏。左娇右艳，丝竹满前，假意儿趋承热络，实俗罄竭资粮，打发蛮子上路也。看官，你道这个所在，可是轻易去得的？这伙人可是相与得的？姚君不察，尚然痛饮高歌，又复援笔题诗，以志其乐。诗曰：

昔日谈经处，今为游冶^③原。

莫愁^④曾系艇，灵运^⑤亦停辕。

分练澄江色，飞青木末轩。

从来佳丽地，得意肯忘言？

题毕，众人齐声称赞道：“如此高才，那怕龙门万丈！个个把酒预贺。

大家正吃得热闹，忽然一人，敝巾破衣，形容憔悴，殆无人色，贸贸而来，望姚君施礼求乞。姚意是个丐者，亦不在意，叫仆从以酒食与之。其人酒亦不饮，食亦不吃，对姚君道：“某乃河南秀才，途中被劫，资尽身伤，不能返乡，故求济助资粮为行李费耳。岂为酒食小事！两个帮闲的，便接口道：“姚相公，不要睬他。我们这里，这样人甚多，却都是假说被难，骗人财物。那里去辨他是真是假，那里去查他是秀才不是秀才！那人便老大不快活起来，道：“我因被劫濒死，窃恐流落异乡，故不得已而求济。今既为俗人所疑，何可复在此间求济。但我非脱空脱骗之流，没得济助罢了，何可当此不肖之名，亦须要一明其非伪。”遂脱衣示之，果然刀疮未平，血痕尚沾衣上。一祥乃立起身，揖而谢之。就叫仆人拿行箱过来，简看囊中，止有白银十两，并衣^⑥一领、绸袄一件。即尽与之，且酌之酒而送之。其人感泣拜谢，问姚之姓名而去。而姚君不问也。今人些小资助，便要夸恩居德，况途遇之人，助之如许，不询姓名，盖真施恩不求报，故置之若忘如此。即此一端，已不可及，况尤有大于此者。

① 六博——古代博戏。共十二棋，两人相搏，六黑六白，每人六棋，故名。

② 投壶——古代一种游戏。以酒壶口为目标，以矢投入，以多少决胜负，负者罚酒。

③ 游冶——即“冶游”。野游。春天或节日里男女出外游散。后专指狎妓。

④ 莫愁——《乐府》诗中所传女子。此指南京金陵美女卢莫愁。

⑤ 灵运——南朝宋诗人谢灵运。开文学史山水诗一派。

⑥ (zhù, 音住)衣——麻布所做的衣服。

姚君此时,即转一个念头道:“资囊已罄,料无助我之人。倘我再在此,或被老鸨^①絮烦迫逐,不成体面。不如别了回家,尚不露出马脚。于是酒也不吃,遂起身回到中,取了行李铺盖,即时作别。两个妓者苦苦留住,又宿了一夜。次早,教仆人叫了一只船,急急起身。两妓者虽然哭哭啼啼,说盟说誓,要都为银子面上。见他银子完了,便不免假手脱放出门了。姚君是个爽男子,绝不为他两个牵情,一竟下船。不数日,到了家中。其母闻得子回,不胜欢喜。问及纳监之事,一样半晌不敢做声,没奈何只得以实告。其母赧然^②大怒。

平日一样最孝,奉母之命惟谨。一时高兴,费了四五百金,没了银子,殊不在他心上;只是有违了母命,宿娼费业,大不自在,追悔莫及。从此以后,再不敢他出。过了一两年,思量不是个了局,因就近纳一县吏,图个小小前程。

看官,你道如此豪爽的人,可是看得衙门中这些齷齪银子在心的么?一味只是济难扶危,宽厚接物。衙门里也有赞他忠厚的,也有把他做阿呆看。他全不在心,任人说笑而已。

光阴荏苒,倏忽间过了六七年,看看的两考满了,例要入京效劳。那时遵依母命,在京三年,再不敢一些花费,选得个江西九江府知事。到任不多几时,本府司狱司缺官,上司就令他带管。他却悉心料理,周济诸囚,无论轻犯暂监者,不加苛虐。即重囚牢中,亦亲自往看,污秽者洁净之,病疾者医治之,饥寒者衣食之。人人戴德,各各感恩,至于诬陷扳害,及上台不公不明、屈打成招的,彼皆一一详察。若遇便可言,亦肯为之解释。自恨官卑职小,明知枉屈,不能申理,每每抱愧。是以衙斋中,一清如水,蔬食布衣,淡如也。尝题小诗一首于壁上,诗曰:

世道非淳古,人无画地^③风。

何时得刑措^④,令彼贯城空。

诗以言志。观他诗意,与邵尧夫愿天常生好人,愿人常行好事,大同小异,便可知他平日的存心了。

① 老鸨(bǎo,音保)——旧时对老妓及妓女养母之称。

② 赧(nǎn,音浮)——恼怒貌。

③ 画地——画地为牢。传说上古时民情淳厚,刑律宽缓。民有犯罪的,官吏在地上画一圆圈,当作牢狱,令立其中,以示惩罚。后引申为只允许在一定范围内活动。此指原意。

④ 刑措——措,搁置。谓没有人犯法,刑法搁置不用。

过了半年,有一新按台到任。大小官员,个个要去参见。他也不免随班逐队,去走两遭。你道察院衙门,何等尊严,这些小官儿,那里有他的说话分。但是事体如此,不得不去。一连去了三日,参见已毕,众官俱出。一祥却已转身走了,忽然里边传叫姚知事。

一祥不知何故,未免吃了一吓,又自忖道:“我在此做官,并不曾做一些不公不法的事,不取一毫不公不法的钱,料来没甚干系,便进去何妨。”遂急急的跑将进去见。

察院问道:“你便是上海姚一祥么?”对道:“小官正是。”又问道:“到任几时了?”对道:“到任十个月了。”又问带管司狱司事几时了。对道:“才得五个月日。”察院又道:“你是个风流旷浪的人,如何做得这样的小官?”一祥听得此话,心中大是疑惑,只得勉强对道:“不敢。”察院又道:“某年月日,在南京雨花台上,挟妓饮酒的,便是你么?”

一祥听了这两句话,不知是何缘故,心中突突的跳,慌做了一团。就如一盆冷水,从头上浇下,浑身颤抖个不了。即便除下纱帽,磕头如捣蒜,口里只是“死罪,死罪,求老爷饶恕”。察院笑道:“不要慌张。我且问你,你在雨花台时,有一秀才,被难落魄,求你周济,你与他衣服银子,是有的么?”一祥到此,心中又觉得安稳了些,连忙应道:“是有的。”察院道:“你还认得那人么?”对道:“一时偶会,相别已久,却又认不起了。”察院又道:“你曾晓得他姓名么?”又对道:“小官偶然资助,不曾问他姓名。”察院道:“即本院便是。”便叫道:“可起来作揖。”一面叫皂隶掩门。一祥方才放心,站了起来,作了揖,站在侧边。察院体统,一应小三司及府经历、县丞等官,并没留茶之理;或特典留茶,也只是立了吃的。故姚君虽然有旧恩于察院,也只是站著吃茶。

茶罢,察院道:“本院自得君周济还乡,幸叨科第,常思报恩,未得其便。今幸于此相遇,是天假之便也。只是尊卑阔绝,体统森严,不便往来酬报。君有济人利物之心,甚于狱中情由,必知其详。其间倘有真正冤枉,情可矜恤者,君可开几名来。人得千金,本院当为释放,以报君恩。”

一祥领命,谢茶而出。只见衙门中人,伸头缩颈,在那里打听,是何缘故留茶。那些府县间抄日报的,即将此事报与两司各道府县各官去了。府县官也有送帖来的,也有送礼来的。你道是奉承这司狱司么?总是奉承察院的相知。

姚君一到衙门,快活不可胜言,即唤本衙门书吏,把察院的说话,一一对他说了。书吏皆贺道:“恭喜老爷,得此一桩大钱。”姚君笑道:“你们这些痴人!

若是我这等要钱，何不日常里也索搜赚几文？我只因官卑职小，不能申雪冤枉，时以为恨。今幸得上台老爷有此美意，我正好因风吹火，了我向来心愿，岂以得钱为喜！若是要钱，那没钱的冤枉，毕竟不能出了。”

书吏听这说话，口头虽称赞，心里都暗笑道：“那里有不要钱的人？这是人面前撇清的话儿。待他做出来，便见分晓。”遂说道：“老爷既不要钱，老爷知狱中有几个真冤枉？”姚君道：“我一来管事，就存此心，故此时常访问，牢中有七人真冤。”就把七人名字事迹，数将出来。又道：“你们可将前因后迹，备细开述，叠成文卷，去开释他，我自不要一文。其间有三四个富家，出得起的，你们可对他说，要他一二十两一个，也不为过。”

狱吏登时到监中，与那七个人说了。七人感谢不尽，即时著人到家，通了消息，斗起银子，与了吏书。那班吏书又算计道：“本官虽说不要银子，那里便是真心？况且他既晓得三四个是富家，察院老爷又说一人要他千金，不如叫他几个斗二三千银子在此，待送文卷与他。他若真不要时，一定即刻把文卷送上去；若假不要，必定迟延两日，那时便可送进去与他。”大家商量已定，银子已斗端正。

过了数日，文案已成，吏书送与姚君看了。拿了文案，即忙去见察院。那时书吏方知其真不要钱，人人喝采不已。

及至察院前，等候开门，传将进去，这番却不是前边见的体统了。一祥一边进去，察院便叫掩门。一祥将文卷呈上，禀道：“知事平日体察狱情，其中重辟囚犯，有七人实系冤枉，蒙老爷钧谕，敢斗胆开呈，望老爷开天地之恩。”察院看了文卷道：“君曾有所得否？”答道：“已约定释放之日，共谢知事七千金矣。”察院道：“既如此，足以报君之德矣。君将此银归家怡老，逍遥林泉之间可也，何必为五斗粟折腰？”一祥领命而出。

察院登时批准文书，七人登时出狱。七家家属，扶老携幼，焚香顶礼，涕泣膝行，到衙拜谢，不必说起。

但是姚君既对察院说已得七千，其实不曾得一文。若在他人得些银子，申他冤枉，也不为过。即不然富者得银，贫者白说，也便是贤人君子了。其最上者，不得银子，亦须与上台说明，以见我真实申雪之意，此更是不可及的。而今姚君不得银子，竟说得了七千，谁肯如此冒空名失实利，既能雪人之冤，又不利人之财，又不邀己之誉，以讨上台的奖赏。岂不大圣人、大菩萨的心肠？只怕这样的人，古今来不多见的。

次日,姚君即起文书告致仕^①。察院只道他实实得了七千金,即准了文书,挂冠而归,由是哄动一城。司道府县,无人不钦重道:“些些小官,能不受贿赂,雪冤理枉,诚有司^②宪臬^③所不及。”于是皆厚赠优礼以归。

七人族中纠集朋友,到三院动呈,叙其申雪冤狱,不受分文,盛德清风,可为世表,应入名宦祠中。察院起初准他致仕,只道他实得七千银子,便回去已够了。及见三学公呈,方知他不曾得银,真心释冤出枉。大惊异道:“如此好人,真是有一无二!但是我原思报他,叫他回去,不想倒是我误了他的前程。”即时批准,送入名宦祠中。

看官,你道知事入名宦,从来能有几个?此已是为德之报了。及归至家,清风两袖。孙虽入泮^④,而家业却是萧条。家中大小,多埋怨他无算计,既不赚得银子,又赔了他一个小小前程,岂不是折本的事么?姚君怡然而已。

年至九十余岁,忽然一日,梦见五六个人,青衣小帽,跪在前面禀道:“某等来迎接老爷。”姚君梦中,也还认得是前曾救他死罪的人。因问道:“你们为何到此?”那些人道:“小的们蒙老爷救命回家,凡七家的祖宗父母,均上请于天帝。天帝命司命真君,增老爷寿考,仍令老爷子孙世世贵显。今老爷寿数将终,小的们前来服侍老爷。外边有轿,请老爷便行。”姚君听罢,便上了轿。

众人抬了,走到一衙门前落轿。只见司阍^⑤人报将进去。里面一位官员,出来迎接。姚君仔细一看,不像官府打扮,却是带冕旒、穿袞龙袍,方才悟道:“是阎罗王了。”阎王便与姚君作了揖,同走到厅上。却是先有一位尊官,坐在那里。阎王却揖姚君坐在那尊官之上。姚君推逊不肯坐。阎王道:“君曾闻黄承事坐在范文正公上的事么?此间论德,非论位也。”姚君乃上坐了。阎王道:“君有阴德。昨日天符敕下,请君为太山刑曹。君可归家,料理后事。不久即当奉迎。”遂送了出来。众人仍旧抬了转回。

姚君欠伸而寤,乃是南柯一梦。次早起来,对家中人道:“我昨得一梦,殆将死矣。但你们平日怨我不知作家^⑥,昨夜梦中见前时所救冤狱的人来接,说

① 致仕——即交还官职,辞官。

② 有司——古代设官分职,各有专司,因称官吏为“有司”。

③ 宪臬(niè)——官称。宪,宪台,御史台别称;臬,臬司,按察使。

④ 泮(pàn,音判)——泮官,学宫。泮,为学宫前水池,半月形。

⑤ 司阍(hūn,音昏)——守门人。

⑥ 作家——治家。

已请命于天帝，令我子孙贵显。”因指其孙道：“兴吾家者其在此子乎？你们可不必忧贫了。”又备述梦中事体。又道：“阎王对我说，不日来迎，一定死期将至。你们可具汤，待我沐浴以俟。”家人如言具汤。姚君浴毕，又道：“迎我者已在门矣。”合家都闻得异香满室，顷刻已逝。

其孙名永济，登万历戊戌进士，后官至浙江左布政，予告归家。云祗俱有盛德，擅其世业，簪缨正未有艾。七人请命天帝之言，毫厘不爽。德行于阴，报食于显，确确有验。当权君子，能不广行方便，诒厥孙谋^①乎？诗曰：

尝闻积德胜浮图^②，况造浮图不胜书。

数级已成四十九，积功应准百千余。

真称有谷诒孙子，那不高门建戟^③。

寄语当涂^④诸达者，好将丹笔换缨裾^⑤。

第 二 回

恃孤忠乘危血战 仗侠孝结友除凶

时危兵甲满天涯，载道流离起怨咨。

山折不周^⑥谁柱石，血浑溟海尽苍黎。

平戎不见将军令，雪恨唯寥孝子旗。

俯仰令人生景注，节旄真也愧须眉。

不遇盘根错节，无以别利器；不值时危国乱，无以识忠孝。国事之败，只缘推诿者多，担当者少；贪婪者多，忠义者少。居尊位者，以地方之事，委之下寮。

① 诒厥孙谋——遗送后代好谋略。引自《诗·大雅·文王有声》。诒(yí)，通“贻”，遗留，送给。厥，其。

② 浮图——即“浮屠”。佛教名词。此指佛塔。

③ 戟(jǐyú，音几余)——显贵之家。戟，“戟门”，门外立戟。旗。

④ 当涂——当道，当权。

⑤ 缨裾(yīngjū，音英居)——官服。缨，系在领下的冠带。裾，衣服前襟或衣袖。

⑥ 不周——不周山，传说中的山名。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：“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，怒而触不周之山，天柱折，地维绝。”

为下寮者，又道官卑职小，事不由己，于是多方规避，苟且应命。古人有云：不敢以贼遗君父。其谁知之？为文官者则云：我职在簿书，期会而已，戎马之事，我何与焉。为武将者则云：武夫力战而殉诸原，儒生操笔而议其后，功罪低昂，不核其实，徒令英雄气短耳，朝廷误人，何苦以身为殉。古人有云：文官不爱钱，武官不惜死，则天下太平。又谁知之？”至于共履行间，同趋上命，或奋勇前驱，或恫怯退缩；明为犄角之势^①，实怀观望之情。一人有功，则云我实牵制某营。故某进薄其隘，我实分贼之势，故某得捣贼之虚，全师取胜。万一不幸，众寡不敌，覆师亡躯，则云某人不度彼己，孤军深入，以致丧身辱国，惟我知难而退，得以保全。把那丧败，一肩卸在死者身上；自家失援不救之罪，都瞒过了。又有全躯保妻子的文臣，媒孽其短，以自解其御将不严，攻取无术之责。文武如此，寇盗如何平，百姓如何宁？要太平，除是不论官之尊卑，人怀必死之心。被害的，都有报仇雪耻之志，贼自易除了。故古来偏有黄金横带，不能为国捐躯；而临难不屈，反出一卑官。高牙大纛^②，不能出奇灭贼；而殪^③敌擒将，反出一孝子也。可为当时规避恫怯之臣，发一愧耻。

据史传所传，明朝太祖高皇帝，削平伪汉，剪灭伪吴，北取中原，劲兵强将，日在行间。其余新定州县，只有些守御官兵；兼几个文官，也只混帐而已。这也是初定天下，照管不及之故。以此处处尚有贼寇。

江西有桃源诸山，各有山洞。贼众盘踞其中，或时窥伺州县，或时剽掠乡村。罗源县有两个贼头，一个叫做陈伯祥，一个叫做王善，最为凶狠。部下有张破四一千剧贼，横行无忌。

其时有个连江巡检刘浚，意气英爽，颇有才略，是要为国家干一分事的人。有个儿子，唤名刘琏，为人有胆有智，熟习弓马，好结交豪杰。随父在任。凡地方有些才识的，都倾心结纳，弓兵中有膂力机变的，都收为腹心，也要思量为国家干一分事。但其时国家制度未定，文官未免图私，征税增耗，问事罚赎，一味掙钱。城池坍塌，人心涣散，也不甚顾惜。武官恃著重武时，又未免横肆了一

① 犄角之势——作战时分出一小部分兵力，以便牵制敌人或互相支援。犄角，同“犄角”。

② 高牙大纛(dào, 音道；又读 dá, 音毒)——古时军队或仪仗队的大旗。此处指代武将。牙，牙旗。纛，大旗。

③ 殪(yì, 音义)——致之于死。

分。兵不整练，器不精锐，也不甚在心上。正所谓：

贪婪镂肺腑，羸弱中膏肓。

厝火当薪积^①，啾啾燕处堂。

那刘巡检看了这些光景，与他中心不合。惟□□□或有疏虞，却甚是认真。申严保甲，使那为匪作歹的，先是不容。禁赌博游手，道是人穷必为盗贼。禁妓，道他是娼妓，乃盗贼寓家。又在自己部下，老弱尽情汰去，道他不任训练，生事指贼诈人，养贼分赃的，都察访重处，所以镇上盗贼肃清。部下虽不多，都人人敢勇。上下也都笑他，道这官想是要望行取了。不知：

官有卑尊异，输忠谊则同。

抱关击柝^②者，亦有 圉^③功。

部下有个弓兵姚虎，平日与一木匠妻通奸，夜去明来，碍着这木匠。

一日，邻家失盗，遗下梯子一条，却是木匠做了要卖与人的。到官起赃，家里床下，起出埋藏铜锡器数件，却是失单上所载。妻子到官，始初抵赖，后来认说，俱是丈夫盗来，他埋藏的。但木匠苦称其夜在人家上梁，伙伴凿凿可据。巡检疑心里面有弊，又见妇人要答应时，俱侧著脸看那弓兵。弓兵喝“还不招来”，妇人便死咬定丈夫。巡检叫且带在门外，再拘邻佑究问他平日为人。

妇人与丈夫带在门外，却叫姚虎道：“我衙门虽小，也有体统。你怎在我跟前弄法，惊吓妇人！”大发恼，打了十下，定要捕了。却带妇人进来道：“你与弓兵做得好事，排陷丈夫！他已招了，你从实说来！”惊得这妇人呵：

疑是属垣耳^④，神人暗底窥。

半晌出口不来。巡检叫取拶子。这木匠急扒上来道：“爷爷，小人情愿招。偷也是我，埋也是我，与妻子无干。”巡检道：“痴奴才，你倒为他，他不怜你哩。”妇人见巡检说话，是个知情，真道弓兵已招了，只得说出梯子是弓兵背去的，铜锡器也是弓兵背来，与妇人同埋的。巡检道：“怎么弓兵与你熟？”妇人道：“是表

① 厝(cuò,音错)火薪积——即“厝火积薪”。危机潜伏。

② 抱关击柝(tuò,音拓)者——守关巡夜的人。比喻地位低微的小吏。抱关，守关。柝，打更用的梆子。

③ 圉(hàn yǔ,音汉雨)——保卫边疆。圉，边疆。

④ 属垣(yuán,音原)耳——以耳贴墙，窃听人言。

兄。”巡检道：“毕竟还有缘故。”又要拶^①。妇人只得又将平日通奸，怪他碍眼，欲行害他缘故供出。木匠方才叩头道：“青天老爷！不是老爷，小的性命几乎被他害了，还道他是好人。适才打点衙门，还与他八百铜钱。”正是：

谁料衾 共，玄黄^②战欲腥。

若非炳秦镜^③，那得见妖形？

巡检又叫取弓兵出来，巡检道：“妇人已招了。你奸人害人，为盗诬盗，怎么说！”姚虎也闭口无言。姚虎、妇人其情虽重，但姚虎律止从盗拟徒，妇人和奸拟杖。木匠发放宁家。一镇都道神明。

又一日，府间差他协同应捕拿强盗，恰是一个染铺，一个银铺，也搜出些首饰衣服。巡检看他饰无重制，衣无重色，把与他家人穿，俱与身相称。巡检力辩他非盗，不肯起解。上司殊不以为然。未几，真盗已得，人都服他明白。不知明白人也有，以卑官能如此执持，却是少有。真是：

不仅澄心明如月，还钦强骨劲如山。

其时恰也为人所忌。忽一日，行省有牌来，道王善等猖獗，著巡检刘浚，会同守御千户所正千户周章、副千户徐玉，前往剿捕。刘浚道：“这干武官，要他则甚”胜则争功，败则先溃，反致坏事。但上司差来，还须与他同往，壮一壮观。”点了一百弓兵，一百乡兵，前往会齐。却值这两个千户领兵已到。巡检注目一看，却也好笑：

请纓强半是终童，荷戟偏多善饭翁。

介冑不胜行偃蹇^④，屈身疑似不弦弓。

看他带来军器，更是稀奇：

枪折已无锐，刀钢不见锋。

二三柳木棒，虫蛀欲将空。

两千户要巡检行属官礼。巡检道：“文武官不相统辖。”彼此以宾客见了，商议进兵。

① 拶(zǎn,音攢)——旧时酷刑的一种。以绳穿几根小木棍，套入手指用力紧收，叫“拶指”，也简称“拶”。

② 玄黄——天地。

③ 秦镜——传说秦始皇有一面镜子，能照见人的五脏六腑，知道心的邪正。

④ 偃蹇(yǎn jiǎn,音眼检)——困顿貌。

周千户道：“我闻贼势甚大，山又险峻，陈、王二贼，足智多谋。若还与战，一挫锐气，后便难振。如今不若顿兵山下，截其樵汲，软困此贼。此贼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。不降则死，这却事出万全。”徐千户道：“这山极大，我兵甚少，如何截得他住？还是杀到山口，胡乱得他几颗首级，回报上司。不然，旷日持久，上司见怪。”刘巡检道：“兵法：兵多则大征。堂堂正正，先谕令归降，后剿其不服。兵少则雕剿。出其不意，直捣贼巢。今止得兵千余，说不得围他截他，听其自毙。出兵一番，也不得图几颗首级，混杀良民。为今之计，莫若先差人谕降，以懈其心。一面火速进杀，掩其未备。擒杀这两个渠魁，永绝地方后患。”周千户道：“依我只软困为上。”徐千户道：“依我只扬兵耀武一番，等他后边不敢出来为是。”总为：

才庸怯敢战，力怯喜逗留。

筑室临衢路，纷争正不休。

刘巡检道：“软困耀兵，终无结局，我闻二贼，陈伯祥最悍，蟠踞老寨。我如今一面诱降王善，一面轻兵深入，掩取伯祥。擒取此贼，他贼胆落。”周千户道：“自古战为险著。”徐玉道：“如刘巡检要去，大家且试一试看。”议定进兵。

探得陈伯祥老寨在山北，王善在山南。东西小路，各有小寨把守。刘巡检道：“陈伯祥老巢在山北，倚山南为屏翰，东西为羽翼，必不十分提防。东山小寨，山路险峻，毕竟他欺我兵不能前进。不若乘夜先拔东寨，直薄山北。老寨一破，众自溃散。”刘巡检率本部为头敌，徐玉为二敌，俱向山东；周章向山南，牵制王善。且著人于山西张旗放炮，以为虚声。一个文官侃侃议论要战，两个千户也只得唯唯。他也只办：

胜则分功，败则自守。

岂敢茅前，甘为后^①。

五鼓发兵。巡检父子率领部下，攀藤涉险，直取贼寨。果然贼恃险不防，被他父子当先砍入，杀死贼人无数。刘巡检叫把寨焚了：“一来使外边知我已破贼寨，二来使各路贼知东寨已破，先寒其心。”又率士卒，直向老营。

甲染寒溪雾，戈挑峻岭云。

誓将驱虎士，一战剪狐群。

① (chún, 音纯)——于。古代乐器。青铜制。形如圆筒，上圜下虚，顶有钮可悬挂。槌击而鸣，多用于战争，指挥进退。

沿路又放铙炮，以作虚声。刘巡检仍旧当先。不期老寨闻得东寨喊声大作，知是官军掩袭，急发兵来救应，恰好迎著。两边砍扑，杀做一处。刘巡检兵虽少，却都精勇，杀个相当，只期徐千户兵来接应。又不料徐千户见了东寨许多金帛子女，委弃在彼，且叫将士搬送回营，不急前进。周千户在山南，也只遥望著山寨，摇旗呐喊而已。以此南寨知他无能为，分一半拒守，一半来救老寨。联合西寨，共是两枝生力兵，又加东寨溃兵，一齐围裹上来。眼见得刘巡检已在垓心，不得出了。

楚歌声遍野，垓下已重围。

力尽骓难逝，英雄气力微。

此时，部下战死十之四五，巡检犹叫奋力杀贼。贼也怯他死战，却远远围著，以矢石来逼。巡检正战时，不堤防刺斜里飞一箭来，正中左颊，坠下马来。刘琰急来扶起时，贼已争向前来拥住。贼众蜂攒蚁聚，将他父子及几个带伤军士，送入寨来。

两上贼人，早已坐在上面。陈伯祥道：“你是甚么官儿，敢来捣我寨栅？”巡检道：“我奉命讨贼，惜无同心戮力的，为你所擒，只有速死。”陈伯祥道：“如今迟速也由不得你了。只你甚么大官，有甚大力量，来撩虎须？”巡检道：“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，问甚官之尊卑！可惜后军不至，若来，汝辈已成齑粉矣。”王善道：“只怕我还齑粉你！且监下。”巡检骂道：“你这伙叛逆贼奴，我可杀，断不受辱。可速杀我！”千贼万贼这样骂，恼了这贼头目张破四，道：“我们在此攻城掠地，不损一人，他自来杀我弟兄百余人，断容他不得了。”刘琰见光景不好，道：“我父亲朝廷命官，你们不可杀他取罪，我情愿代死。”抱定不放。巡检道：“我断无生还之理。你去报与上司，叫他作急进兵，剿除此贼。”张破四道：“这厮留他无用，我且砍了你，看你上司如何来剿除我！”也不待陈伯祥吩咐，将刘巡检一刀砍死。

愁云四野生，碧血洒 蘅^①。

习习松风起，犹传骂贼声。

此时刘琰哭晕在地，也将贼人大骂，愿同死。张破四也还要砍他。亏了数个贼人道：“既害忠臣，不得又害孝子。”刘琰与几个被掳部曲，将刘巡检藁葬在山中。

① 蘅(mí héng,音迷横)——香草。